

在康布尔草原上

甘肃省话剧团集体创作

汪铨 姚运煥 武玉笑等执笔

人民文学出版社

861
3180

甘肃省話剧团集体創作

汪鏡 姚运煥 武玉笑等執筆

在康布尔草原上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五九年·北京

本書原由作家出版社于1956年4月出版，現增
“代序”一篇，由本社重排印行。

在康布尔草原上

*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320号)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

書号1348 字数74,000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3 5/16 插图3

1959年8月北京第1版 1959年8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0001—2700册

定价(4)1.05元



第一朵鮮花(代序)

《在康布尔草原上》是解放后甘肃作者所写的第一部質量較高的作品，对讀者和观众都发生过良好的教育作用。在这新版的时候，有必要談一下几个青年作家創作这个剧本的过程，和剧本在艺术上的主要成就。

在五三年开始創作这个剧本的时候，主要作者汪鉞、姚运煥、武玉笑同志还很年輕，他們的理論知識、斗争生活和写作技巧都相当缺乏。但在党的指示之下，他們不只投入了生活，而且真的参加了斗争；这是一种扎实的作法。

他們到达甘南藏族自治州以后，立刻跟着工作組深入牧区，在桑科、科才、甘甲等許多部落，向藏民宣传政策，替藏民照料病号，調解部落糾紛，发放牧畜貸款……入夜以后还要查点貨物，清理賬目，然后把子弹推上膛，把手榴弹抱起来，靜候在茫茫的草原上，准备和竄匪搏斗。說到飲食，也是够苦的了。因为这些地方，距城市很远，交通不便，有时連糌粑都吃不上。他們或者找野葱野蒜，或者拾蘑菇来充飢。

这样生活到半年以后，他們对生活穷苦、性格忠实、热情好客的藏民，发生了热爱。而藏民也把这些誠心誠意替他們工作的青年当作自己人看待了。象在桑科部落的时候，竄匪白天搶

了修公路的同志，晚上竄到他們的住地。刺耳的枪声滚过草原，他們惊醒了以后，穿好衣服，拿上武器，按照指定地点，埋伏起来。但草原茫茫，黑夜沉沉，簡直不辨方向，沒有战斗經驗的他們，真是十分紧张。在这无处求援的当儿，藏民衣布金老大爷象从地里钻了出来似地安慰他們說：“不要紧，土匪来了跟我走，保你們万无一失。”接着又詳細地給他們介紹了在夜間作战的經驗。那滿头飘拂的白发、热情豪爽的声音、敏捷利落的动作，一直在他們脑海里起伏；这就是卡尔泰爷爷形象的基础……他們就这样打开了人民生活的門戶，找到了創作的源泉，取得了有血有肉的艺术原料。这是《在康布尔草原上》質量較高的主要原因之一。

有了生活，并不等于有了戏剧冲突和艺术形象。秋天拿出的初稿，足有十万来字。在給全团同志朗誦的时候，第一場就用了一个鐘头，第二場沒念完，有些同志就呼呼地打起鼾来。这时候作者們的信心低落了。但是党及时鼓励了他們，并向他們說明創作的艰苦和曲折，讓他們再度深入生活。

二次到达草原，西北民委和当地州委的党的負責同志，都热情地給他們解释党的政策，介紹牧区生活，幫助他們写出了新的剧本。但在經過討論以后，他們又凉了，因为問題提了一大堆，而且有的还是非常重要，同时他們又无力解决的。連原来积极支持他們的同志，这时都动摇了。在这种情况下，党又及时鼓励了他們，明确提出，不管經過怎样曲折的道路，剧本一定要搞成；同时又叫他們撇开剧本，結合創作中的形象創造問題，仔細讀些名著。名著的閱讀，在形象思維上給了他們很大幫助，他們从在甘南生活中接触到的人物出发，探索艺术概括、創造人物精神面貌等問題。这样，人物慢慢活动了起来，甚至在入睡以后，还在他

們脑子里徘徊、凝視、談論、笑鬧……他們終於把油印稿拿了出來。

又經過一番討論和重寫，劇本粗具規模了。團的領導就和他們一起再作修改。應該添的添，應該刪的刪，對必須刪削而他們又不忍割愛的地方，就反復勸說，思想通了就刪掉；不通，再爭論，直到通了再刪。他們把這叫做“攻堡壘”，每攻一“壘”，就心情暢舒、興高彩烈一次。在初排的時候，團的領導又發動演員和導演共同研究修改。通過這種集體創作的道路，才有了現在這樣一個劇本。這是《在康布爾草原上》質量較高的主要原因之二。

要通過藝術形象來體現當時黨在藏族地區團結群眾、爭取頭人、使敵人完全孤立起來、再徹底予以消滅、進而解放藏區人民的政策，是一桩艱巨的工作。而要體現工作組在七年以前馬良股匪剛告消滅、武裝殘匪竄擾、美蔣特務活動、人民群眾初次接觸黨的政策、草原氣候瞬息萬變的這種特定的環境和時間里如何貫徹黨的政策、取得巨大勝利，就更為艱巨了。但作者們能通過複雜的現象，看清問題的本質，抓住敵我矛盾這個主要鏈條，結合由這個鏈條引出的工作組長與副組長之間、藏民中進步群眾和認識還不清楚（主要原因是受敵人煽惑）的群眾之間的矛盾，并把人物放在矛盾鬥爭的交叉點上表現，對劇本質量的提高起了良好作用。

工作組長方振，這個黨的政策的主要體現者，一到草原，在會不到頭人以後，就感到了情況的複雜；他指出了工作組的同志未得頭人同意擅自進入帳圈看病的錯誤。作者在這裡雖然著墨不多，但表現了一個革命者的觀察銳敏、慎重穩健。接着方振又堅決制止了小丁的抓魚，堅持按方量布，通過對少數民族風俗習慣的尊重，團結了群眾，相應地孤立了敵人。隨著矛盾鬥爭的發

展和深入，他的性格也在发展和深入。从工作组同志未得头人许可就到帐圈里去看病这一错误开始，头人的不相信、被迷惑的群众的起哄，金巴才郎的被逼出走……种种困难一齐袭来。而且偏偏就在这个紧要关头，作为他的老战友的副组长刘敏岗也对他有了意见，责备他“胆小怕事”。但他以坚定不移的态度、灵活多样的方法，认真贯彻党的政策，一步步走向利胜。小丁被击伤后，发现凶手使用的是头人的手枪；而勒日加被刺的事又发生在工作组的帐外。斗争比暴风雨更猛烈，比迷魂阵还复杂，只要头人一声令下，工作组同志就有被害的危险。在这千钧一发的关头，方振坚定地站在暴风雨里，声如洪钟地说：“焦巴头人，我们必须提醒你，敌人干下了这种丧心病狂的事情，还想借我们的肩膀来担当他们的罪恶。如果我们这样动手动脚干起来，惹下乱子要我们自己负责任啊！”短短的几句话，有对于敌人阴谋的深刻分析，有对于重大责任的严肃交代，而又符合分寸，不伤头人的面子，使得头人“一怔”，再加上卡尔泰的支持，终于度过了狂风暴雨，并进一步撕下了敌人最后一层面具，粉碎了敌人的阴谋，取得了胜利。

卡尔泰爷爷也是一个比较感人的艺术形象。可贵的是作者是通过特定的环境把他特有的性格刻画出来的。他是一个在茫茫草原上、密密森林中，乘烈马、持长枪、百发百中的猎人；但他又是一个受压迫、受剥削、极端穷苦的藏民。他的生活经历和阶级地位使他大胆直爽、豪情如水。由于对旧日官家抱有固执的成见，于是他就毫不隐讳地对工作组同志说：“啊！干部？你们都穿着这号衣服，谁知道你们是干什么来的？”接着在小丁抓鱼的时候，就火辣辣地提出了意见，在小丁不按方量布的时候，就大吵大叫。这些情节充分表现出他的直爽和豪迈。当然特定的

生活經歷和階級地位，也使得他立場堅定、是非明確。當他認識到方振是尊重他們風俗習慣的，工作組是真正替他們謀幸福生活的以後，他就站到工作組這方面來了。在鬥爭一步步深入的过程中，他制止了起哄的群眾，偵察了山里的敵人，留下了要走的兒子……尤其在勒日加被刺、工作組遇到嚴重困難的時候，他不畏頭人的盛怒，不怕自己會受處分，挺身為工作組說話。當頭人要他訛開，并向方振撲去的時候，他一拍胸膛，用自己的老命担保勒日加不是工作組害的。通過這一系列尖銳的鬥爭，一個明曉大義、堅持真理的藏族老獵人的形象便生動地出現在我們的眼前了。

美蔣特務羅茂才不是一個一刺即破的膿包，而是一個陰狠毒辣的惡狼。在工作組到達草原之前，他就抓住頭人的財產地位觀念，在頭人和工作組之間畫出了一條精神上的鴻溝。接着他就花言巧語地把劉敏崗等引進帳圈看病，引起頭人反感；又在頭人面前陷害金巴才郎，想除掉這個擁戴工作組的青年。而當這些陰謀收不到效果，頭人終於訛工作組召開群眾大會的時候他就巧妙地將金巴才郎“建立政府”這句話送進頭人的耳朵，激起頭人的恐懼和憤怒，停止了開會。但當這個花招也落空以後，他就採取了另一種辦法：打小丁給頭人栽贓，刺勒日加給工作組栽贓，挑起“鷸蚌之爭”，坐收漁人之利，企圖一箭雙鵰，既巧且毒。甚至到山窮水盡的時候，他還搶殺了自己的走狗魏長彪，想於死亡里殺出一條生路。但在這一系列的鬥爭中，羅茂才表面上却對頭人義重如山，對工作組滿懷深情。作者就這樣比較生動地刻劃出了這個帶笑的豺狼，並從而顯示了反动派的陰狠毒辣，相對地表現了我們無比強大。

作者不只寫了上述幾個人物，同時也賦予金巴才郎、娜姆錯

等以一定的色彩,显示了党如何团结、教育、领导广大藏族人民,向敌人展开尖锐的斗争,取得伟大的胜利。作者在写党中写人民,在写人民中写党,从而显示了党和人民不可分割的血肉联系。

剧本就是这样把特定人物放到特定环境的特定斗争尖端上来进行刻画,形象地塑造了人物,揭示了问题的本质,表现了党的政策。这是《在康布尔草原上》质量较高的主要原因之三。

当然,作品还有不足之处,这表现在有些矛盾斗争虽然提出,但没有充分展开。有些比较主要的人物,塑造得还不够丰满,作者没能通过富有性格特征的细节,把他们加以突出,因而使剧本的深度受了一定影响。但我们不能过苛地要求于作者,因为那时候他们都是刚刚开始创作的青年。最主要的是,由于他们能紧紧地依靠党的领导,长期地深入劳动人民的生活和斗争,并加以咀嚼和消化,故能通过对现实矛盾的深刻揭发,通过对人物独特性格的塑造,生动而正确地反映了政策。

由于以上三个方面(这是我们社会主义文学创作的几个重要环节)的原因,使剧本具有较高质量,使读者受到了良好的教育。我们认为,就当时甘肃一般作品达到的政治艺术水平来说,就读者和观众对剧本及演出的欢迎程度来说,《在康布尔草原上》应该算作甘肃文艺园地里的第一朵鲜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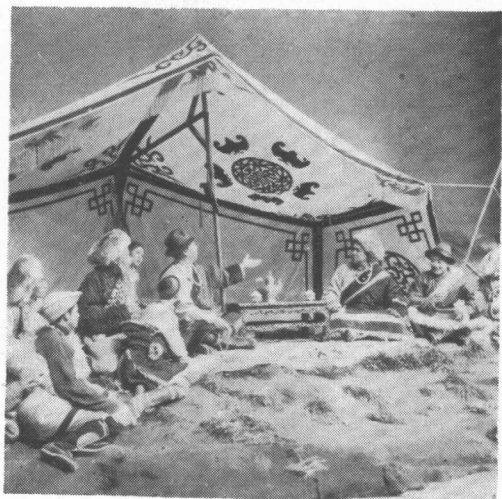
中国作家协会兰州分会副主席 李秀峯

1959年3月



甘肅省話劇團演出劇照

第一幕第一場



第一幕第二場



第 二 幕



第 三 幕



第四幕第一場



第四幕第二場

人 物

方 振——工作組組長，三十五歲。

劉敏崗——工作組副組長，三十二歲。

小 丁——貿易小組組員，十八歲。

張 健——貿易小組組員，二十三歲。

邢兆嚴——醫生，二十九歲。

王 林——女助理醫生，十九歲。

高 乃——仁青部落的头人，五十歲。

焦 巴——康布爾部落的头人，四十八歲。

勒日加——焦巴之子，十三歲。

卡爾泰——老獵人，六十五歲。

金巴才郎——卡爾泰之子，焦巴的牧工，二十一歲。

娜姆錯——金巴才郎的愛人，焦巴的傭人，十九歲。

阿 姨——娜姆錯之母，五十八歲。

才布登——娜姆錯的哥哥，二十五歲。

才 老——老牧民，六十歲。

勒 赫——青年牧民，二十七歲。

拉 高——中年婦女。

卓瑪杰——娜姆錯的女友，十七歲。

隨 從——焦巴頭人的隨從二人。

罗茂才——化名道布，美蒋特务，四十八岁。

魏长彪——化名切日布，受罗茂才指挥的小特务，三十岁。

焦妻——焦巴的妻子。

男女群众若干人。

統一書号: 10019·1348

定 价: 1.05 元



第一幕

第一场

时 间：

一九五二年夏天。晌午。

地 点：

黄河上游的康布尔部落。

天上飘浮着几朵白云，远处隐隐起伏的草山和蓝天接連在一起，一条小河静静地穿过草原。

娜姆错在河边擣洗着羊毛，她望着那堆白花花的羊毛，轻轻地吁了一口气。抹去额上的汗珠，借着歌声，倾吐她急切盼望的心情。